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总策划 张余胜

蒙元史与内陆亚洲史研究



丛书主编 余太山
韩儒林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总策划 张余胜
兰州大学出版社



蒙元史与内陆亚洲史研究

丛书主编 余太山

韩儒林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元史与内陆亚洲史研究/韩儒林著.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2. 5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余太山主编)

ISBN 978-7-311-03902-8

I. ①蒙… II. ①韩… III. ①中国历史—元代—文集
②亚洲—历史—文集 IV. ①K247.07-53②K30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9903 号

总 策 划 张余胜

书 名 蒙元史与内陆亚洲史研究
丛书主编 余太山
作 者 韩儒林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83 千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3902-8
定 价 58.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学术委员会

主 任

陈高华

委员 (按拼音顺序)

定宜庄 韩 昇 华 涛 蓝 琪
李锦绣 李勤璞 厉 声 林梅村
林悟殊 刘欣如 刘迎胜 卢向前
罗 丰 马小鹤 梅维恒 牛汝极
潘志平 荣新江 芮传明 沈卫荣
汪受宽 王邦维 王冀青 王 珣
王希隆 王 欣 魏存成 徐文堪
杨 军 于志勇 郑炳林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张余胜

副主任

管钰年 李玉政 汪晓军 袁爱华

赵 莉 文斌虎 马永强

委 员(按拼音顺序)

崔 明 郝春喜 柯肃成 雷鸿昌

雷永林 李连斌 李兴民 梁 辉

刘 伟 卢旺存 罗和平 饶 慧

施援平 孙 伟 王世英 王永强

夏 玲 邢 玮 张东林

出版说明

随着 20 世纪以来联系地、整体地看待世界和事物的系统科学理念的深入人心，人文社会学科也出现了整合的趋势，熔东北亚、北亚、中亚和中、东欧历史文化研究于一炉的内陆欧亚学于是应运而生。时至今日，内陆欧亚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已成为人类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当下，日益高涨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呼声，既要求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也强调区域内的协调发展。我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之一，加之 20 世纪末欧亚大陆桥再度开通，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是责无旁贷；而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亦使得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和迫切。因此，将针对古代活动于内陆欧亚这一广泛区域的诸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呈现给广大的读者，不仅是实现当今该地区各国共赢的历史基础，也是这一地区各族人民共同进步与发展的需求。

甘肃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

成部分,历史上曾经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的锋面,是多民族历史文化交融的历史舞台,世界几大文明(希腊—罗马文明、阿拉伯—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此交汇、碰撞,域内多民族文化在此融合。同时,甘肃也是现代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内陆欧亚商贸流通、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基于上述考虑,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将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确定为2009—2012年重点出版项目,依此展开甘版图书的品牌建设,确实是既有眼光,亦有气魄的。

丛书主编余太山先生出于对自己耕耘了大半辈子的学科的热爱与执着,联络、组织这个领域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和学者,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呈现给了各位读者,其兢兢业业、如临如履的工作态度,令人感动。谨在此表示我们的谢意。

出版《欧亚历史文化文库》这样一套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立足学术与教育出版的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本着重点图书重点做的原则,严格于每一个环节和过程,力争不负作者、对得起读者。

我们更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使我们的学术出版在这个领域里与学界的发展相偕相伴,这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的不懈追求。当然,我们最根本的目的,是向读者提交一份出色的答卷。

我们期待着读者的回声。

总序

本文库所称“欧亚”(Eurasia)是指内陆欧亚,这是一个地理概念。其范围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我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以及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的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美洲历史文化上的许多疑难问题,都必须通过加强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做一个整

体加以研究,才能获得确解。

中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其历史进程从一开始就和内陆欧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只要注意到历代王朝的创建者中有一半以上有内陆欧亚渊源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可以说,今后中国史研究要有大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内陆欧亚史研究的进展。

古代内陆欧亚对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发展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古代中国与位于它东北、西北和北方,乃至西北次大陆的国家 and 地区的关系,无疑是古代中外关系史最主要的篇章,而只有通过研究内陆欧亚史,才能真正把握之。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既饶有学术趣味,也是加深睦邻关系,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因而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由此可见,我国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责无旁贷。

为了联合全国内陆欧亚学的研究力量,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内陆欧亚学这一新学科,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适应打造学术精品的战略要求,在深思熟虑和广泛征求意见后,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本文库所收大别为三类:一,研究专著;二,译著;三,知识性丛书。其中,研究专著旨在辑有关诸课题的各种研究成果;译著旨在介绍国外学术界高质量的研究专著;知识性丛书辑有关的通俗读物。不言而喻,这三类著作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构建和发展中国的内陆欧亚学,任重道远。衷心希望全国各族学者共同努力,一起推进内陆欧亚研究的发展。愿本文库有蓬勃的生命力,拥有越来越多的作者和读者。

最后,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支持这一文库编辑出版,确实需要眼光和魄力,特此致敬、致谢。



2010年6月30日

目录

- 1 蒙古答刺罕考 / 1
 - 1.1 元代以前之塔寒及达干 / 1
 - 1.2 答刺罕字意之演变 / 4
 - 1.3 成吉思汗所封之答刺罕 / 5
 - 1.4 答刺罕所享受之特权 / 11
 - 1.5 元朝之答刺罕 / 17
 - 1.6 伊利汗国及帖木儿帝国之答刺罕 / 21
 - 1.7 结语 / 22
- 2 蒙古答刺罕考增补 / 24
- 3 蒙古氏族札记二则 / 27
 - 3.1 《辍耕录》蒙古72种 / 27
 - 3.2 雪尼惕与合卜秃儿合思的译名 / 29
- 4 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 35
- 5 西北地理札记 / 41
 - 5.1 楼兰故城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及其距阳关乌垒鄯善新都之道里 / 41
 - 5.2 玉理伯里山之方位 / 44
 - 5.3 钦察、康里、蒙古之三种伯牙吾台氏 / 48

- 5.4 设里汪与失儿湾非一地 / 52
- 5.5 乌鹁、Huiur及Hor / 55
- 6 爰薛之再探讨 / 57
 - 6.1 《蒙克特穆尔祖考伊苏追封秦国康惠公制》 / 64
 - 6.2 《祖妣克噶氏呼实尼沙赠秦国夫人制》 / 67
 - 6.3 《考崇福使阿实克岱追封秦国忠翊公制》 / 67
 - 6.4 《秦国忠翊之弟巴克实巴追封古哩郡恭懿公制》 / 68
- 7 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 / 70
- 8 所谓“亦思替非文字”是什么文字 / 76
- 9 读《史集·部族志》札记 / 78
 - 9.1 绪言 / 78
 - 9.2 部族的分类 / 79
 - 9.3 札刺儿(Jalair) / 81
 - 9.4 塔塔儿(Tatar) / 83
- 10 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 / 88
 - 附录:伊利汗时代 / 107
- 11 突厥官号考释 / 110
 - 11.1 上篇 / 110
 - 11.2 下篇 / 117

- 12 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 / 128
 - 12.1 吉利吉思诸部的方位 / 131
 - 12.2 阿里不哥等叛王的基地 / 142
 - 12.3 五部断事官的设立 / 145
 - 12.4 吉利吉思诸部的东迁 / 152
 - 附录:吉利吉思大事年表 / 156
- 13 中国西北民族纪年杂谈 / 164
 - 13.1 突厥 / 164
 - 13.2 吐蕃 / 168
 - 13.3 蒙古 / 170
- 14 汉代西域屯田与车师伊吾的争夺 / 173
- 15 关于《蒙古史料四种》和古行纪四种 / 185
- 16 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 / 191
 - 16.1 《阙特勤碑》之发现及其研究之经过 / 191
 - 16.2 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文 / 193
 - 16.3 突厥文《阙特勤碑》注译 / 200
- 17 突厥文《苾伽可汗碑》译释 / 216
 - 17.1 碑文译文 / 218
 - 17.2 考释 / 225

- 18 突厥文《噉欲谷碑》译文 / 232
- 18.1 噉欲谷碑文译文 / 233
- 18.2 阙特勤、苾伽可汗、噉欲谷三碑索引 / 238
- 19 蒙古之突厥碑文导言(译文) / 244
- 附录: 噶昆河二碑 / 251
- 20 边陲石刻跋文译丛 / 255
- 20.1 沙畹: 兰史铁氏(G.J.Ramstedt)
刊北蒙古二回纥文墓碑跋 / 256
- 20.2 边陲蒙文碑刻 / 258
- 20.3 福克斯: 辽宁最早之满文石刻 / 259
- 20.4 陈垣: 元代汪古部二残碑跋 / 262
- 21 唐努都波 / 267
- 22 关于“拂菻” / 271
- 23 对匈奴社会发展的一些看法 / 273
- 24 关于西辽的几个地名 / 278
- 25 认真开展中亚史的研究 / 281
- 外文索引 / 285
- 中文索引 / 290

1 蒙古答刺罕考

昔屠寄著《蒙兀儿史记·成吉思汗本纪》，于《元朝秘史》所载1206年帖木真称成吉思汗时所授九十五千户，考证甚勤。厥后日人箭内互著《元朝怯薛考》。^{〔1〕}于当时成吉思之护卫组织与执掌，研究亦甚精细。二氏皆輓近蒙古史专家，于蒙古初兴时典章制度之探索不厌纤毫，未知何故独遗当时所重视之答刺罕。考此号在蒙古初期最为尊贵，且非一般功臣所可希冀。中叶以后，虽权奸巨慝贵盛之极，而犹以加答刺罕为荣。皇帝且往往为之特下诏谕，昭告天下。则此号在蒙古固有官号中之尊贵可以知矣。昔美人劳费尔(B. Laufer)氏于其名著《中国伊朗志》(*Sino-Iranica*, 第592-595页)中，曾讨论此字在西方各民族中之流传与意义，惜不能直接利用中国材料，并对此号在蒙古时代之情形，亦未言及。殊不足以见答刺罕制度之演变。今不揣谫陋，作《蒙古答刺罕考》，行篋书少，缺漏必多，补遗纠谬，以俟来日。

1.1 元代以前之塔寒及达干

答刺罕(darqan)为北族官号，蒙古人今犹用之。其源流如何，职务如何，具有何种资格始能获得此种徽号，既受答刺罕号，所享受之权利又如何，此皆吾人所欲知者也。

答刺罕一名，来源甚古，《北史》卷98《蠕蠕传》：

西魏文帝乃以孝武时舍人元翌女称为化政公主，妻[蠕蠕可汗]阿那瓌兄弟塔寒。

〔1〕原载《东洋学报》，1916年，第6卷第3号，后收入《蒙古史研究》。有陈捷、陈清泉之汉译单行本。

此塔寒一名,初视之似为人名,其实当为一官名。《北史》蠕蠕及突厥传中以官名为其人之名者甚多,固不仅此一塔寒也。旧说蒙古之答刺罕乃承袭突厥回鹘之达干(Tarqan),今既知阿那瓌之兄弟已具此号,则突厥之达干,又当直接承袭蠕蠕之塔寒。依伯希和氏(P. Pelliot)之说,蠕蠕为蒙古语系之民族,^[1]然则达干一号,乃蒙古语系民族所固有,劳费尔谓“此字源于古突厥语,不源于蒙古,唐代始见著录”^[2]云云,恐不可从。

公元第6世纪西突厥曾与东罗马通使,故突厥官名,东罗马亦曾闻之。据东罗马史家弥南(Menander)《残史》第28章所载,东罗马使臣归时,可汗遣使臣名Tagma,而有Tarkhan之号者,偕之归,Tarkhan即达干之希腊译法,此学者周知之事也。^[3]

《旧唐书·突厥传》称,骨咄禄(Qutluq)叛时,有生于中国之突厥人瞰欲谷(Tonyuquq)投之。其为人“深沉有谋,老而益知”,与“李靖、徐勣之流”相媲美。骨咄禄得之甚喜,立为阿波达干(Apa-Tarqan),令“专统兵马事”。^[4]专统兵马事,应即唐代达干之职务,证以1075年玛合木·喀什噶里(Mahmūd al-Kāshghari)《突厥语辞典》,tarxan一字训为司令,^[5]足知此官至11世纪犹以统领兵马为其职务。然则达干乃突厥之武官,与司监统督赋人之“吐屯”及评议国事之“阎洪达”等官,固不同类矣。^[6]

回鹘官号多承袭突厥之旧。吾人观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与郭子仪同盟泾阳之回鹘将领,7人之中,具达干号者竟有5人,可以断

[1]伯希和以为13世纪之蒙古,在政治、宗教方面,多承袭回纥人之旧,而回纥人又承袭其前驱突厥人之旧。至于突厥人之政治组织与官号,则更承袭其所灭之柔然之旧。柔然者,乃与蒙古极相近之民族也。(《通报》,1915年,第689页)

[2]劳费尔:《中国伊朗志》(Sino-Iranica),1919年,第592页。

[3]参见沙喇:《西突厥史料》,1903年,第239页。

[4]参看夏德:《跋文》(F. Hirth, Nachworte, 14-20),此文收入拉德洛夫:《蒙古古突厥碑铭》(W. Radloff,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第2册,圣彼得堡,1897年,以下简称《古突厥碑铭》,及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卷2《摩尼教世家之儒学》。

[5]喀什噶里:《突厥语辞典》(Mahmūd al-Kāshghari, Divān Lughāt at-Turk),布劳克曼索引本,即《中古突厥语词汇》(C. Brokelmann, Mitteltürkischer Wortschatz)第198页,布达佩斯-莱比锡,1928年(以下简称《中古突厥语词汇》)。

[6]参阅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0年,第1卷,第1期拙著《突厥官号考释》。

其职司,必亦与突厥同。质言之,即管领兵马之武官也。

达干之上,常加阿波、莫贺等字,称阿波达干、莫贺达干等等,兹不赘述。

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王延德西使高昌。其沿途所见之九姓鞑鞞(Toquz Tatar)中,亦有达干之号。^[1]鞑鞞为南北朝以来蒙古语系室韦之苗裔,则鞑鞞此号未必由突厥、回鹘借来,以上文所引塔寒证之,乃其蒙古语系民族所固有也,南宋时代高昌(Qocho)畏吾儿人,即娑陵水(Selenge)、郁督军山(Ütüken)回纥之裔胄,故犹保持其旧有之达干官号。而足以引吾人之注意者,除其仍为世袭之号与唐代相同外,即当时未必复为武职,殆仅为一空衔而已。

蒙古初年,畏兀儿有叱理伽帖穆尔(Blige Temür)者,相传为唐代噉欲谷后裔,史称其“年十六袭国相答刺罕”。^[2]答刺罕即回鹘达干在蒙古时期的读法,噉欲谷为唐代突厥骨咄禄所建第二王朝之重臣,官阿波达干,专统兵马事,前已言之,是其子孙世袭此号,至蒙古兴起时,犹相沿未替也。

同伯颜(Bayan)共倾宋室之阿力海涯(Ariq Qaya),亦北庭(Besh-baliq)人。姚燧《湖广行省丞相神道碑》云:

幼聪颖而辩,长躬农耕。喟然曰:大丈夫当树勋国家,何至与细民勤本畎亩!释耒求去。读北庭书,一月而尽其师学。甚为舅氏刁拉带达拉寒所异,叹曰:而家门户,其由子大。^[3]

阿力海涯既为农家子,其舅氏当亦非甚显贵之人,然其人竟具达拉寒徽号,足见与16岁童子所承袭者,当皆为空衔,非复突厥、回纥之旧矣。

[1]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6“车师前后王”条,《宋史》卷490《高昌传》,及王国维:《古行纪四种》校录本。

[2] 欧阳玄:《圭斋集》卷11《高昌偃氏家传》;黄潜:《黄金华先生文集》卷25《合刺普华公神道碑》;《元史》卷124《岳璘帖木儿传》。

[3] 刘昌:《中州名贤文表》卷11。苏天爵:《国朝文类》卷59。

1.2 答刺罕字意之演变

13世纪蒙古人读 tarqan 为 darqan,译言自在。^[1]“元代征南蛮,募勇悍为先锋,号答刺罕军,即言其纵恣无禁也。”^[2]是元代答刺罕之意义,与唐“专统兵马”之武职及11世纪玛合木·喀什噶里《突厥语辞典》之“司令”迥异矣。元代刘敏中谓:“答刺罕译言一国之长”,^[3]殊不可据。马祖常译为“世货”或“世宥”,虞集从之。^[4]然亦仅能表示答刺罕所享特权之一面而已,均不及自在说之足以表示其在元代之特点也。

依科伐勒夫斯基(Kovalevski)《蒙俄法字典》第1676页,darqan之义有二:一曰工匠、艺人;一曰免税。法人布洛晒(E. Blochet)以为第二义系由第一义孳乳而出。^[5]盖技术工人在游牧民族中甚少,且甚为人所重视也。布洛晒之推测,劳费尔氏已斥其谬。依劳费尔之意,tarkan(即 tarqan)为一古突厥字,蒙古无之。蒙古人只识 darqan 一字,此字在

[1]《元朝秘史》蒙文第51节“答儿罕”旁注“自在”。石泰因夏思《波英字典》(F. Steingass. A Comprehensive Persian-English Dictionary),伦敦,1930年(以下简称《波英字典》),第293页,tarkhān有自由、免税等意。

[2]见魏源《元史新编》语解。按《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政典军制”条:“应募而集者曰答刺罕,此不给粮饷,不入账籍,俾为游兵,助声势,掳掠以为利者也。”又同卷“招捕”条宋隆济项下:“大德五年,雍真葛蛮土官宋隆济叛,……令云南左丞月忽乃招答刺罕军入境。”魏源之说,或即本此。据《元史·文宗纪》,月鲁帖木儿(Uruq Temür)、完者都(Öljetü)及顺元宣抚司所统者,皆此军。又据《元史·朵尔直班(Rdo-rjedpal)传》,达刺罕军帅王不花(Buqa)怒其主帅曰:“吾曹便当散还乡里矣!”犹可见其恣肆之状。惟此种军队,决不始于征南蛮,元初平宋时,业已有之。《元史》卷98《兵志》:

[至元]十七年七月,诏江淮诸路招集答刺罕军。初,平江南,募死士愿从军者,号答刺罕,属之刘万户麾下。南北既混一,复散之,其人皆无所归,率群聚剽掠。至是,命诸路招集之,令万奴部领如故,听范左丞、李拔都二人节制。“十九年六月,散定海答刺罕军还各营,及归戍城邑。

由此观之,答刺罕军本非正式军队,有事则临时招集,事定即复遣散,固非一种常备军队也。

[3]《元文类》卷25,刘敏中:《丞相顺德忠献王碑》。《辘耕录》卷1“答刺罕”条:“答刺罕一国之长,得自由之意,非助威贵族不与焉。”即本刘说。

[4]苏费尔:《中州名贤文表》卷19,马祖常:《敕赐太师秦王佐命元勋之碑》;《元文类》卷26,马祖常:《太师太平王定策元勋之碑》;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6,《孙都思氏世勋之碑》。

[5]《史集》布洛晒刊本,1911年,附录第58页。